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

小武工队员

XIAOWUGONG

·DUI YUAN·

江峻风◎著



抗战时期，胶东地区陈家堡，铁星在武工队长哥哥的教育和带领下，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武工队员。勇敢的小铁星，孤身一人潜入敌营，机智灵活获取情报，图穷中，威武不屈，富贵不移。在攻打陈家堡大院的战斗中，铁星勇敢地担任爆破组向导，使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。作品情节紧张曲折，故事精彩迷人，人物形象丰满生动。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

小·武工队员

XIAO WU GONG DUI YUAN

江峻风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武工队员 / 江峻风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1. 5

(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511-0013-7

I. 小… II. 江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0774号

丛 书 名: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书 名: **小武工队员**

著 者: 江峻风

策 划: 张采鑫 陈 新

责任编辑: 郝卫国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110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013-7

定 价: 21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MU LU

- 小凤儿待客松树林 杨爷爷计取青石岭 1
- 丢马尾气煞疤豺狗 暗追踪难坏王铁匠 13
- 小伙伴大闹黑龙潭 老师傅断指拒打铁 26
- 落虎口一进陈家堡 祭师傅村民大示威 42
- 铁星儿立志干革命 吃西瓜活捉二鬼子 55
- 探敌营二进陈家堡 巧配合敌人遭伏击 68
- 破秘密铁星探地穴 装讨债李文施计谋 80
- 探虚实李文卖甜梨 假传令孙虎借子弹 89
- 铁星儿奋勇夺机枪 于德新安排脱身计 99
- 黄脸狼夜审红旗案 刘婶子刀下救铁星 109
- 破封锁爷孙传密令 托打雁铁星出狼窝 121
- 解绳索囚徒成猛虎 斗敌众铁匠洒热血 137
- 探囚车李文假贩货 武工队巧计救铁星 149
- 八路军夜战陈家堡 铁星儿炸穴立战功 158

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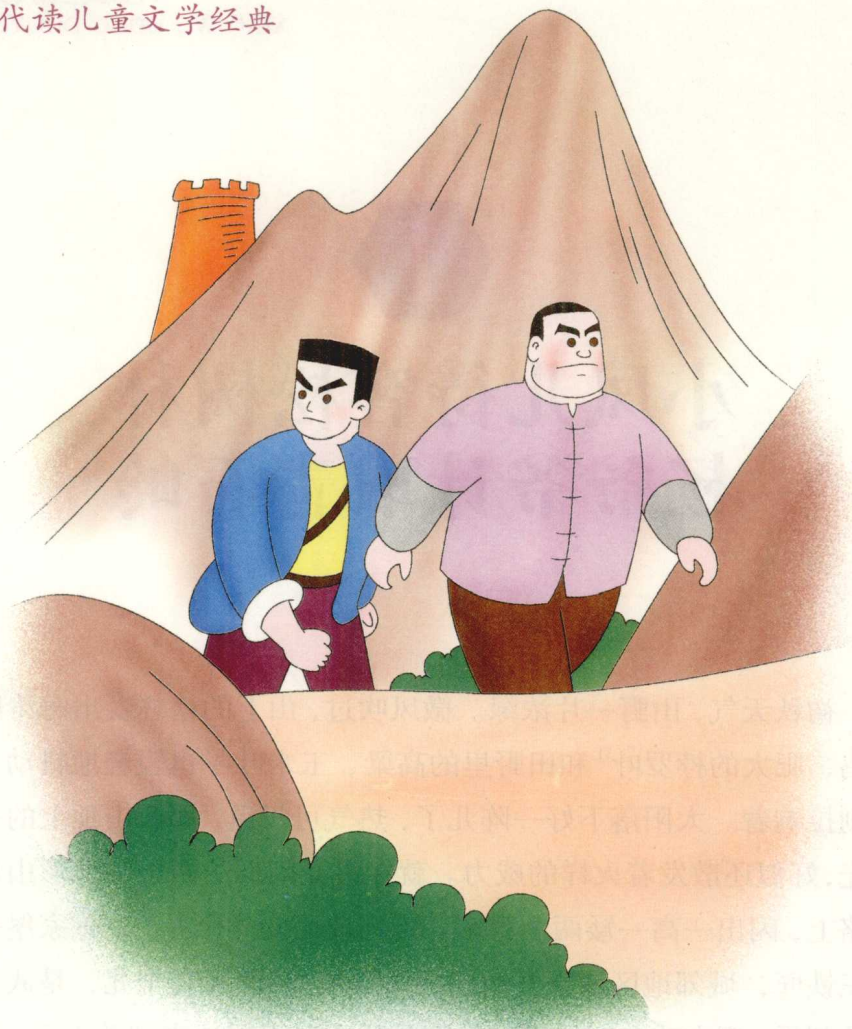
小凤儿待客松树林 杨爷爷计取青石岭

初秋天气，山野一片浓绿。微风吹过，山上的松林发出海涛般的啸鸣，肥大的梓罗叶^①和田野里的高粱、玉米叶子也轻轻地抖动，刷刷拉拉响着。太阳落下好一阵儿了，热气可没退，那西山山顶上的一抹霞光，好似还散发着火样的威力。就在霞光闪烁的西山马鞍形山口的小路上，闪出一高一矮两个身影。走在前面的矮个儿，是陈家堡打铁的王铁匠，城郊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；后面那高个儿，是武工队上的刘勇，现在改名叫孙虎。他们是从山区根据地来到游击区，在一个山村里一家“堡垒户”^②落了落脚，太阳一落，就爬过山岭，来到敌占区。

他们走得很急，却很机警，不时向四周打量着情况。他们走下山坡小路，进入县城通海港的大路，奔上青石岭的时候，天就黑定了，老远便望见黑黝黝的青石岭上，孤零零地立着个大碉堡，枪眼里透出

① 一种灌木，可放柞蚕。

② 经常掩护八路军干部的人家。



灯光，像个怪物似的，眨巴着眼睛，盯着岭前的平川。

孙虎，原是部队上的侦察班长，个头儿虽大，走路却连点儿声音都没有。王铁匠个头儿倒不大，长得很壮实，不愧是个抡大锤的身板。他走路也很快，只是脚步重一些，一脚落地，山摇地动的。他走在前边，因为老是听不到孙虎的脚步声，怕拉下他，走一会儿便回头看看，可孙虎总是紧紧地跟在后面。王铁匠心里笑道：“真不愧是八路军的飞毛腿！”



走近岭下，微风送来松叶的清香，一弯月牙儿照见黑森森的林子。孙虎不由得快走两步，与王铁匠并肩走着，指着山腰的林子说：“老杨同志的家，是在那山腰上吗？”王铁匠说：“嗯，过了黑龙潭，直往上走就是。”

快到黑龙潭了，孙虎突然停下来，侧耳听着什么。王铁匠说：“像是马队！”孙虎嗯了一声，王铁匠忙拉孙虎钻过灌木丛，躲进洋槐林子。孙虎靠在一株大树上，把大肚匣子抽出来，张开机头，盯着前面的大道。

大道上一团烟尘滚滚而来。马蹄嘚嘚声渐渐近了，十来个伪骑兵一刹那就奔过来。月光照见那个为首的，半边脸上有几个大疤痢，左眼和嘴角也歪了。他原是伪警备队的一个副官，现在被警备司令派到要进驻陈家堡的伪军中队当中队副。他名叫巴财，外号疤豺狗。虽然这一带是所谓的“模范治安区”，他望着黑森森的林子，总不免有一点儿胆虚：八路军神出鬼没，要是倒霉偏偏遇上……想到这儿，他头发梢儿都麻了起来，不由得用手抓住了枪把。

黑龙潭崖畔上有只寻食的小獾子，被马蹄声吓得没命地乱蹿。它扒翻了一块石头，哗啦啦滚下来，咚的一声落到潭里，水花溅起老高。疤豺狗一时慌了神，勒住缰绳，“啪！啪！”朝崖上打了两枪。第二匹马没收住蹄子，撞了疤豺狗的马屁股，疤豺狗险些栽下来。后面的伪军都慌慌张张下了马，有的还趴倒在地上，就如大敌当前。

疤豺狗见无别的动静，便在马上怪笑了几声说：“崖上有只狐狸，没打着……自己家门口，慌什么？”伪军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：明明自己慌了，却说打狐狸！他们扑打扑打身上的土，又上了马。大概怕山上的碉堡里闹误会，疤豺狗用手电往山上一明一暗地照了三下，又左右晃了晃；山上的碉堡也照样作了回答，马队才一溜烟儿奔陈家

堡方向去了。

林子里的王铁匠和孙虎见敌人闹腾一阵就走了，也走出林子。王铁匠疑惑地说：“敌人这么晚出来，准有点名堂。我看，我还是先到陈家堡看看情况，回来再决定今晚上的行动。”孙虎说：“好吧！”王铁匠说：“我先把你送到老杨同志那儿，再去。”孙虎说：“你要争取时间，我自己去吧。”

王铁匠仍沿着大道奔陈家堡。孙虎顺着铁匠指点的小路，穿过林子，往山上走去。到了半山腰，果然看见上面有座小房子，只是不见一点亮光。他把手捂在嘴上，学了两声猫儿叫，小房子那边很快就“喵！喵！”回了两声。孙虎见有了回答，便高兴地蹿出山草窝子，嗖嗖地登上石阶。

柴门开了，一个女孩的声音问道：“谁家的猫儿？”孙虎先不回答，登上石阶，走近门前，趁月光看那开门的姑娘：一双眼睛闪闪发光，像一对星星，十分机灵。他知道必是小凤，便小声问道：“爷爷在吗？”

杨小凤见上来的不是熟人，心里先有些慌，便问道：“你找我爷爷干什么？”孙虎说：“屋里说吧！”说着自己先往屋里摸。小凤紧跟进去，把灯点了。趁灯亮儿，见来人是个微微驼背的大个子，头戴一顶破草帽，贴身穿着对襟土布白褂儿，肩上搭着一件打了补丁的青夹袄，下身是条蓝布裤；额上皱起两道细纹，黑眉毛下边一双细眼，正笑眯眯地望着小凤。

孙虎见小凤犯疑惑，便说：“我是上山来收蘑菇的。”小凤问道：“要多少？”孙虎说：“有好的要十斤，没有好的，只要五斤。”小凤见暗语都说对了，高兴起来。她正要说出爷爷的去向，可转念一想：刚才山下过了马队，又打枪又打信号，怕还有什么差错，便改口道：



“爷爷今晚上不回来，哎，你明儿再来吧！”孙虎见她变了卦，便说：“别拐弯儿了，我跟王铁匠是一起的。你爷爷、李文，都是自己人，你说对不对吧？”

小凤这时没了主意，听话儿倒没差错，只因刚才山下不知出了什么情况，不敢大意接待。她想了想，便对孙虎说：“那你先坐着，我找爷爷去。”

小凤出来，听见陈家堡人喊马叫，狗咬得厉害，愣了一会儿又返身到屋里，悄声对孙虎说：“你自个待在屋里不好，不是俺家的人，人家来查问怎么办？”她不等孙虎回话，噗的一声把灯吹熄了，拖孙虎出了屋门，返身把门锁上，说：“我给你找个地方待着。”孙虎没法儿，只得跟她下了台阶，在岩石间、林子里转悠了一阵，走进一片黑森森的松树林子里。

小凤让孙虎在一块石头上坐下，说：“悄悄坐着，千万别走动。”说完，小辫儿一甩，往林子里一钻，便不见了。孙虎没想到，到老杨同志家先受到这样的招待。他心里却笑了：“小家伙多鬼！这也是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！”

孙虎略坐了一会儿，便站起来转出林子，找了个敞亮地方，趁着月牙儿还没落山，观察这青石岭一带的形势：岭前是平川，一条泛着银光的大河在平川上静静地流着。县城通海港的公路，顺着河湾，经过青石岭前往东，在陈家堡村外绕过去，越过一带慢坡便看不见了。往东、往西，越过丘陵地带，都是山区——那儿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。

自从1942年敌人残酷的大“扫荡”被粉碎以后，敌人又搞了几次所谓“强化治安运动”^①，又在许多地方增设据点，好巩固占领区，

^① 日寇用烧、杀等残酷手段逼迫群众听从他管制。

蚕食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。岭东的陈家庄，也是敌人选中的地方：这个不太大的村落，西边靠着设有大碉堡的青石岭，东有河床挺宽的沙子河，村边正是县城通海港的公路，陈家庄正是县城至海港的喉头。敌人要是在陈家庄安上据点，就好比在这里放上一只凶恶的狗：守可以监视肥沃的岭南平川，把这个大粮仓放在自己的嘴边；攻可以袭击河东和岭西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；南北可与县城和联结海港的其他据点遥相呼应——这是胶东半岛上的敌伪，企图巩固敌占区的新计划之一。

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，军分区和地委决定组织一支“城北地区武工队”，深入敌区和地下党相结合，发动和依靠群众，把抗日的烈火在敌人的这个“模范治安区”燃烧起来，对敌人展开机动灵活的武装斗争，密切配合根据地的反“蚕食”斗争，粉碎敌人的新阴谋。王铁匠代表这个地方的地下党组织，到军分区去和组织武工队的领导同志接了头，就和孙虎同志一起回来，先探探路，摸摸情况，为武工队的活动安排下落脚点。

孙虎观察了一会儿，不禁想起王铁匠曾介绍说：青石岭树多林密，岭前是一马平川，举目十里，东西也可望十数里。再远便是游击区，顺岭往北，更可通山区根据地。这山腰上又设有地下交通站，确实是武工队最好的落脚点，只是岭上那大炮楼十分碍事。

孙虎正想着，望着，夜色更黑了，他抬头看时，月牙儿已经沉到山后去了，四周昏黑，只有点点流萤无声地飘来飘去。忽然陈家庄那边响了几枪，鸡鸣狗叫地又闹腾起来。孙虎担心小凤年纪小，耽误了大事，再也待不住，便凭着军人的灵敏，摸黑往石屋走去。

刚走到树丛边上，忽然发现一个人影儿顺着山路上来了。朦朦胧胧可以看出是个老人，但是步态却很硬朗，带着一种豪迈的气概。



这老人上了屋前的斜坡，从容地回身看了看来路，咳嗽了两声，从腰上扯下条手巾来擦了擦前额上的汗。这时候，突然喵的一声，一阵草响，小凤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不等老人开口，就附在老人耳朵上说了几句话。那老人又是笑又是气，说：“丫头！把贵客弄到林子里待着，可怎么像话呀？”小凤不服气地说：“爷爷！你就保险没错儿吗？”爷爷说：“我跟你铁匠哥在李文家已接过头了。”小凤这才哧哧地笑着说：“爷爷，你回屋里点灯，我去把客人请回来。”

孙虎听到这里，知道是杨爷爷了，便低声说道：“不用找，我来了。”小凤猛听见树丛里有人说话，不禁啊了一声。孙虎走出来拉上杨爷爷的手。杨爷爷知道他必是孙虎，笑着指指石屋，这时候小凤已经开了锁，便引他走进屋。

点上灯，孙虎才看清楚杨爷爷是个紫脸膛，虽然须发如银，可笑起来露出满口白牙，随着说话的神情，眼睛一睁一眯，却光亮有神。孙虎心里格外喜欢：今晚虽是到了敌占区，可是遇上这爷孙俩，有这样的同志在一起，对今后的斗争，更是信心百倍了。

杨爷爷知道孙虎和王铁匠还没有吃晚饭，便披上黑夹袄，要孙虎坐着歇息，自己到外面放哨，换小凤回来做饭。

小凤进来望望孙虎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她在蓝底白花的夹袄上系了条白布围裙，甩动小辫儿，脚步轻轻，旋风似的打了几个转，只一刻工夫，便刷了锅，下了小米。孙虎过来帮着烧火。小凤贴了饼子，打点好咸菜卤虾，盖上锅盖，让孙虎回炕上歇息，自己在灶门旁坐下来烧火。

孙虎想着心事，踱来踱去，看看这里，瞧瞧那里。他见北墙上有个关着的小窗户，便走过去拉开木闩，想看看后边的情景。小凤忙说：“开不得！窗口儿正对着山顶上的炮楼子呢！”孙虎哦了一声，



笑了笑，忙把木闩插上。

孙虎见墙上挂着个没弓子的大胡琴，顺手摘下来，用指头弹弄皮鼓儿，欢喜地问道：“爷爷还喜欢弄这个？”小凤说：“那是爷爷给李文哥做的，没马尾做弓子，铁星哥答应给爷爷找来。”孙虎有些奇怪，问道：“铁星跟李文不是合不来吗？”小凤睁大眼睛反问道：“你怎么晓得的？”孙虎说：“听铁匠说的呀！”小凤哦了一声，也笑着说了一些铁星和李文的事儿。

不一会儿，饭已做熟，小凤出去换爷爷回到屋里来。杨爷爷让孙虎上炕歇息，孙虎说不累，沉思着坐在灶门口拨拉没熄灭的火星。杨爷爷便坐在一条小木凳上，掏出烟袋按上一锅烟末。孙虎忙递了个火给他，杨爷爷吱吱地吸起烟来。他看着孙虎那年轻英武的样子，想着这城北一带终于要拉起武装，心里一阵阵激动。

孙虎看看杨爷爷这喜滋滋的样子，问道：“老杨同志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整天跑工作，还要侍弄庄稼，够累的了！”杨爷爷说：“累？咱这摔打出来的身子骨儿，从来不知什么叫累。别看我有了这把胡子，我还想到武工队去扛扛枪杆子呢！”说着就哈哈地笑了起来。接着，他们两个人便谈起了工作。谈了阵子，孙虎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陈家堡大院里咱的人有几个？”杨爷爷说：“有两个。”孙虎想了想，说：“两个人力量还是太单薄了，应该多几个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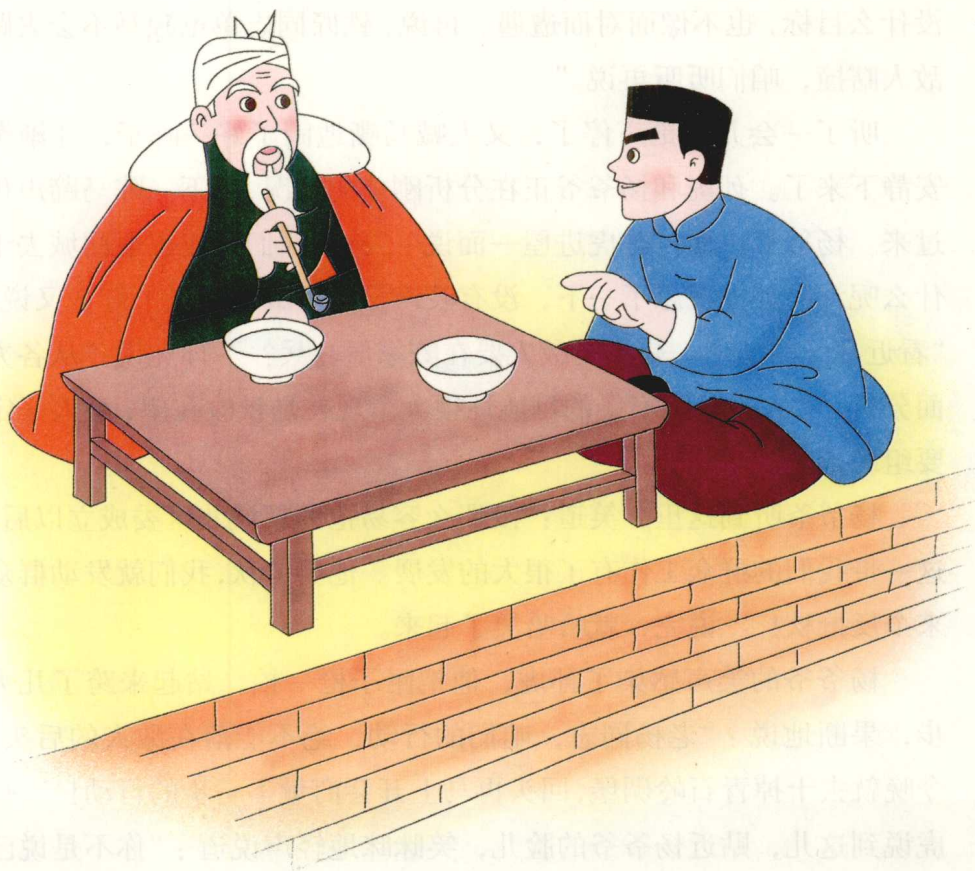
谈了会儿情况，又谈到斗争部署。两个人越谈越高兴。最后孙虎问道：“老杨同志，你看咱第一步棋该怎么走呢？”杨爷爷仍是笑语朗朗地说：“怎么走？有你们来了，照我看，就先‘吃车’，再‘将军’！你别看敌人这么张牙舞爪的，说起来他们也没有多大章程。”说着他叭叭磕了磕烟灰，又说：“就说青石岭上的这个碉堡吧，看来怪瘆人的，其实虚得很呢！那上面一排伪军，除了先前在国民党部



队干过的几个兵油子，大半是本地人，都是生活没着落，才被迫当兵的，没什么战斗力。如今看看八路军一天天壮大，他们更不乐意白白为鬼子卖命。不过它总还是个钉子，妨碍着咱们的行动。我看就先从这里下手！”

孙虎听到这里，一拍大腿说：“哈，我也正这么想呢！拔了这颗钉子。不光我们行动方便，还可以使陈家堡孤立起来。可是该怎么拔才好呢？”

杨爷爷收住笑容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叫我琢磨，青石岭这碉堡只



能暗取，不宜明占；只能智取，不宜力夺。也就是说：暂时留着它；可又要它不碍着我们行事。”说到这里顿了顿，又说，“咱们要干，就立马坠镫地干！我这里已想好了一个办法，刚才疤豺狗不是从青石岭经过，进了陈家大院吗？这倒是个机会……”两个人刚刚说到这里，突然又“啪！啪！”两枪，紧接着，枪声炒爆豆似的响起来了。

杨爷爷一口吹灭了灯，拉着孙虎急忙走出门来，正和小凤撞了个满怀。

小凤着急地说：“是陈家堡响枪。该不是铁匠哥出了什么事？”爷爷说：“我看看去。”孙虎一把扯住，说：“听这枪声，零零乱乱，没什么目标，也不像面对面遭遇。再说，铁匠同志单枪独马不会去跟敌人瞎撞，咱们听听再说。”

听了一会儿，枪声停了，又人喊马嘶地闹了好一阵子，才渐渐安静下来了。孙虎和杨爷爷正在分析刚才的情况，山下一阵马蹄声传过来。杨爷爷一面拉孙虎进屋一面说：“狗东西们又连夜返回城去干什么呢？”孙虎沉思了一下，没有吱声。杨爷爷重新点上灯，又说：“看近几天的情形，是不是敌人要在陈家堡驻兵？”孙虎说：“从各方面分析，敌人进驻陈家堡的可能性很大。现在是秋收在望，敌人必定要组织抢秋。”

杨爷爷听到这里，笑道：“没那么容易抢的！城北区委成立以后，这一带我们的群众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。他要抢秋，我们就发动群众来个反抢秋！”说完，就哈哈笑了起来。

杨爷爷的笑声感染了孙虎，他把匣子枪一拍，站起来跨了几大步，果断地说：“老杨同志，咱们的行动，绝不能落在敌人的后头，今晚就去干掉青石岭碉堡，回头再马上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！”孙虎说到这儿，贴近杨爷爷的脸儿，笑咪咪地轻声说道：“你不是说已



想好了一个暗夺智取的办法吗？说说吧！”

杨爷爷恢复了沉静，伸出两个指头说：“办法很简单，”他把眼睛一眯，摸了摸胡子，接着说，“这办法就叫做‘假送礼智取青石岭’吧。那碉堡上的伪军，我大半都混得很熟了。他们逼我去送草送粮，我就借这机会做了一些人的工作。那个吕排长，最胆小怕事，可他那嘴馋得厉害，有了吃的就忘了命……”孙虎听到这里咯咯地笑了，说道：“啊！我知道了，你是想叫我去当当二鬼子是不是？你带着礼物，又装作给我带路，骗开大门进去，把敌人往一堆儿一划拉……松松快快叫他们听咱们的，对不对？”

杨爷爷没说对不对，只是开心地笑起来，心里说：这小伙子，机灵得出奇呢！

孙虎又说：“这办法行，就这么干！只是还需要几个人，只上去咱们俩，这阵势还小了点儿。”杨爷爷说：“好办，我马上去搬几个人来！”

两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说着，哗啦一声，王铁匠推开门进来了。杨爷爷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刚才陈家堡是怎么回事儿？”王铁匠摘下破草帽扇了两下，笑道：“都是铁星惹的。”杨爷爷又问道：“他怎么惹着这些狗奴才了？”铁匠说：“去剪马尾呢！我到陈三怪菜园去和咱们的人接头。可巧遇上了他，要不，他险些儿叫敌人捉住。”杨爷爷一听就嘿嘿笑了，又使劲把板凳一拍说：“这孩子，就是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！”

孙虎望了一眼墙上挂着的没弓子的大胡琴，很有兴趣地对铁匠说：“你这个弟弟还真有点胆量呢！”铁匠说：“说起他那些调皮事可多着呢！”孙虎说：“怎么不引导他干点工作？”铁匠说：“他比不得李文和小凤。他野得那个样儿，眼下还没敢叫他沾边儿，往后大一点



了再慢慢儿看吧……哎呀，饭还没好？我可是饿了。”说着，也不等杨爷爷去喊小凤，先揭开锅，拾掇出饭来，和孙虎两个人吃起来。

吃着饭，孙虎把刚才和杨爷爷谈论的事说了一遍。王铁匠听了十分高兴，说道：“是个好办法，上去就说皇军山本部队长今晚上到陈家堡视察，认为青石岭据点的弟兄们有功，马上派人送赏！”杨爷爷笑道：“对，对！就得这么说。”然后大家又商议补充了些细枝末节。

吃过饭，三个人收拾准备了一番，又从村里找来几个身强力壮、行动机敏的同志，天也就十点来钟了。王铁匠回陈家堡准备召集群众骨干开会，孙虎他们由杨爷爷带着，一路穿林爬坡，往青山岭大炮楼奔去。



2

丢马尾气煞疤豺狗 暗追踪难坏王铁匠

这天晚上，孙虎他们奔上青石岭，由于有杨爷爷平日的工作基础，内外呼应，很顺利地进了大碉堡。孙虎把身份一亮，镇住了兵油子，吓瘫了伪排长。孙虎假意要处死伪排长，杨爷爷示意那些当地人出面求情。孙虎这才讲了抗战形势，交代了政策。那伪排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千恩万谢，起誓赌咒地表示要立功赎罪，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，把这个炮楼收拾了。从此，那些人明里还打着二鬼子的旗号，暗里却听武工队的指挥。这且不去细说。

再说这陈家堡，有三百来户人家。大财主陈老三，外号陈三怪，在这村里有一座大院。这座大院地势很高，一面临街，三面靠水，房宅院墙四四方方，很像一座小城。早年为了防“匪”，院子的四角都修有明堡暗堡，因此得名叫陈家堡。这村庄，也就跟着叫陈家堡了。

青石岭下黑龙潭的水，由西向东流过来，在陈家大院的崖墙角下绕了三面，然后顺流往南，把村庄劈成两半，流向通往东海的沙子河。有一座带栏杆的石桥，把陈家大院前的空场子与河东村的正街连